

· 郊區的一個乳酪農場 (Cheese Farm)

下午去一漁港，轉船上馬根 (Marken) 島，一睹海島風光。訪問了島上的一個八四老婦，她自稱美茜絲 (廿年代好萊塢艷星 May West, 老婦取此名以號召)，講一口熟練但荒腔走板的英語，先介紹自己的身世，和室內的陳設後，她取出一大包衣服來，逐件說明從出生到老年在各種不同場合所穿的荷蘭服，講完後還要聽眾發問，團員之一問她：有多少子女？答：「我生十個，你呢？」「兩個」她又說：「太少了！，你準是個懶惰丈夫 (You Are A Lazy Boy)」引得哄堂大笑，末了她拿出一只空煙灰缸來，索「觀光費」，每人荷幣一元 (合美金 35¢) 了事。

歸程中參觀了荷蘭的風車，(Windmill) 與木鞋廠 (Clog Factory)，在 Delft 城一浙南酒家 (Chien Nan Restaurant) 吃了餐中國飯，上船回倫敦，結束「俄國與北歐六都」之旅。

## 雜感二則 佳源

### 雷根訪平

一九八四大選年，朝山進香勢所然。  
親痛仇快助桀紂，魑魅魍魎更猖狂。

### 端午節

龍舟競渡雙五關，汨羅江流氣浩然。  
每逢此節徒佳饌，今人何顏對先賢。

## 新加坡小遊

### 龔 瑞

新加坡這赤道上新興的國家，美麗的花園都市，報章、電視上描述多了，心嚮往之。今年初有個機會參加錫安旅行團，乃作了一次愉快的東南亞十二日遊，新加坡是第二站。

那天飛機自馬尼刺前往，全機近三百人，倒有一半是臺灣觀光客，可見國人生活提高的幅度。小部分是香港人和日本人，白人不多。放眼看去到處是黃面孔，其間尚發生點小不愉快的事。

班機升空不久，艙內不知何處散來不良氣味，正奇怪間，坐在後兩排我們團中尚不脫學生氣息的幾位小姐嚷嚷說，她們後座的日本人脫了鞋子把腳伸過來，薰得人要吐……，於是全機的人們目光都指過去，那些日本人才慢吞吞的把腳收回鞋中，滿臉毫不在乎的樣子，因一樣是黃面孔，少數白人不明就裏，對我們也投以鄙夷的眼光，令人覺得有點不是味兒！

日本人就是這點差勁，在他們日本國很守規矩，但出個就猖狂起來，試看二次大戰時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搞得到處血腥，如今戰敗復興，則以經濟力量四處臭腳薰人，那付德性令人作嘔。您到故宮博物院參觀時，常常聽到一羣日本觀光客圍在莊嚴瑰麗的古物前，旁若無人的咕咕大聲的談論，那有半點大國民的風度。

這與我們傳統似有不同，以上是大家都有的經驗，在小時候出門做客，家大人總是殷殷的囑咐，出外要規矩點，別給家裏丟人現眼。願國人出國旅遊發揮這種優良傳統。

大家說着說着，花園都市在望了，也許是高空亂流的關係，也許是飛機下降的快了些，機身突然抖了兩抖，全艙立刻鴉雀無聲，不一會兒就降

落了。海關、移民局沒有給什麼麻煩，大約只有半小時的光景，我們就登上遊覽車在寬廣的高速路上疾馳了，兩旁是茂盛的熱帶街樹和幢幢的高樓公寓，綠草如茵，寧靜幽雅。導遊說：這就是新加坡花園都市。他又指着附近一帶說，二十年前尚是一片淺海，現在則已發展成新社區，而遠處仍在不斷的填海，製造更多的新生地。滔滔不絕的講了一大遍後，他忽又問我們講話聽的懂嗎？要講閩南話，客家話，還是……，大概發覺我們這個旅行團各地人都有，於是有人說講國語。他好像有些故意似的，說了幾句英語，又用普通話說明，這就是新加坡國語，再補充說，你們所謂的國語，新加坡稱為華語。言外之音，此地已是另外一國，而他則只是華裔而已。

他繼續說新加坡國雖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是華裔，但說的是各地方言，李光耀總理提倡華人講華語，也就是他現在說的普通話，現在相當普及了。並介紹了若干新加坡的禁例，娓娓中有些傲氣，於是有人調侃說，先生從前可能當過老師，我們都成小學生了，這似與新加坡的富裕有關，此地的國民所得年達六千美金，高過我們。

這時車已進入市區，眼前的是更高大的大廈林立，那導遊又有點傲氣的指着說，這一幢是遠東最高的，那一棟正在建造的更高些，是邵氏的、是包氏的，反正都是華人的財產，說明此間華人財經實力的雄厚，伊亦有榮焉。

這一夜住在大濱飯店，是座十年前建的廿層大廈，剛剛重新裝修過，還有些油漆味，房中傢俱古香古色連門都是厚重的整塊紅木。我們房間在十六樓，把東西放好，就到走廊看一看太平門，推了推，那知太平梯上堆有不少的廢土與廢料，講消防勉強算是合格。

晚飯後沒有排節目，於是與同行曹兄自由行動，各處蹣跚蹣跚。冬天晚上的新加坡氣溫有如臺北秋天時分，很是宜人。街兩旁高樓大廈的底層

店舖多已休息，但遠處透出輝煌的燈光，走近一看原來是舊市區的夜市，很多攤棚在做生意，就如同萬華夜市場一般，所不同的是很多店舖是以賭博性的設備營業，轉輪盤、押花會，贏了就把架上的東西拿走，人聲嘈雜講的都是廣東土話，隨地是廢塑膠袋和煙蒂，也沒見人來取締罰錢，髒亂的很可以。聽說這一帶治安情形不怎麼良好，可是我與曹兄兩位外地人各處轉了兩個多小時則很幸運。出了夜市場不遠，看到街角上有座大理石的牌子，上書「槽坊街」，乃順口道，難怪這麼糟呀！

這與白天行經的新市區與明天參觀的使館區，花木扶疏整齊清潔，恰成對比。也許是正在改建中吧！

轉來轉去，走到一座十幾二十層改建完成的綜合性大廈，一二樓是商店街，地下樓是停車場，一樓開放式多是些飲食攤、茶館。八仙桌子、條凳，老華僑光着腳拖鞋，做着懷斜坐着，一隻腳擱在凳子上，各踞一方，嘴上叼着香煙頭聊着。吆喝聲、炒菜聲、滿堂喧鬧，全是唐山味道。

回途快十一點了，走過一家銀行側壁，見個人站在窗口前在做什麼，走近一瞧原來在提款，那架自動提款機上部正好露出窗口，好像廿四小時全天作業很是方便。這玩藝兒在臺北街頭恐怕一時還不能照如此方式出現。

× × × ×

第二天一早先遊植物園，遊覽車穿過舊市區，行經一處叫「牛車水」的地方，兩層樓古老的建築，是華人早年的聚集地，已瀕臨拆除改建的命運。當車進入丘陵地帶時，眼界為之一新，道路旁的熱帶樹越發的高大，濃蔭密佈，兩邊樹枝樹葉都長合攏了，車子如在森林中行駛，導遊不時指點着車窗外幢幢豪華的房舍，那座是何國使館，那座是何位富豪住家。大概就中以沙烏地阿拉伯與日本使館最漂亮，兩國有錢嘛！不一會兒到了植物園，這天遊人特別多，來自臺灣的、香港的，全成了華人的天下。園中

蘭花最盛，五色繽紛的洋蘭是新加坡的國花。尚有許多不知名的熱帶花卉，瀏覽的令人目不暇給，也就是走馬看花而已。

緊接着逛虎豹別墅，地在新加坡西區一座山坡上，這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以萬金油、八卦丹發跡後建的園林。進得園來，觸目的首是商業廣告、充滿了萬金油的味道，庭園佈置即乏文化內涵又少藝術氣氛，也難怪他倆原是土財主起家嘛！導遊則說聲傳他倆之多金，乃是印僞鈔票而來，這倒未必是事實，但炒地皮致富則是錯不了的。走了一程不願多看，乃與曹兄半途而退，先回遊覽車休息。

下午到南部對岸的和平小島一遊，這小島原是英軍要塞，面對着麻六甲海峽，是防守新加坡的重地。可是二次大戰時日本軍在馬來半島登陸，從後面襲來，毫未派上用場就投降了。戰後仍住有不少的英軍，李光耀執政後乃撤走。其後認為已無軍事價值就闢為觀光區。空中架有纜車，海上有渡船來往，到新加坡的觀光客都要登臨一遊的。

我們是乘纜車去的，凌空緩緩而行，碧海青天俯瞰新加坡港，下面船塢旁尚有條蘇聯貨船待修。遠處是油庫，近處是油、水碼頭，港勤船舶往來如織，一派繁忙景象，下得纜車，此島海拔約一百公尺，全被森林覆蓋着，到處蒼翠空氣清新。先參觀二次大戰戰跡陳列館，古老英國式的廳房，樓上一間陳列着英軍向日軍投降的一幕，會議桌兩側都是蠟做的人像，一邊是日本將領驕橫不可一世的尊容，那邊則是狼狽不堪無可奈何的英將造像。轉過去另一間，則反轉過來，原班的日本將領全成了階下囚，盟軍統率蒙巴頓則在演講世界和平，由播音機播放。真是世事如轉轂，不知日本遊客看了如何消受！

陳列館前還擺着兩門野炮，大家圍攏來擺弄着玩，當年這殺人的利器如今變成了玩偶。下一站是乘小火車前往地下要塞遊覽，這是列單條軌道的小車子，每節車廂只坐四人，沒有站位，有數十節之多，車到門自動開

啓，僅有司機一人，站上亦僅管理小姐一名，皮膚黑黑的，都是印度人吧！站車秩序井然，沒有一窩蜂現象。列車在山側叢林中徐徐前行，有似阿里山的登山火車，但較平穩清潔，就是矮小了些，一路上鳥語花香，不時還可以看見碧海，一會兒到站，下車又走了一程，山旁有座鐵門，自此進入英軍的地下堡壘。建築的似很稀鬆，一條寬僅三尺，時而上、時而下，曲曲折折的甬道，兩旁則有大大小小的地下室，終點是一門面對大海能旋轉的巨炮。炮旁有架固定的望遠鏡，可窺察遠處的船艦。這一帶是新加坡的港外，遠近估量着，拋錨停航的大小船舶近百艘，有小型的貨輪，也有大型的巨無霸油船，世界經濟開始在復甦，但航業似尚未帶動起來。

新加坡港位在赤道無風帶，沒有颱風來襲，也無虞季風干擾，所以有這麼多停航船選此地拋老錨，雖四無遮攔，還是安全的很不會走錨擱淺的。這又令人連想到新港的領港制度，是官辦，領港由政府僱傭支薪水，收入則列入國家歲入。多年前臺灣區領港也有人倡議仿照新加坡模式，如今親自到此一遊，才知此間很容易施行，臺灣區就未必了。長以新加坡港四時天氣良好，港內外都是風平浪靜，領港出港接船如履平地，至於靠泊碼頭因為沒有大風，很易達成任務。可是在臺灣各港就不一樣，尤其在冬天，天氣經常惡劣，領港出港接船，由小艇到大船是相當危險的，但在現行制度下，為的豐厚的收入，也顧不得了。因此歷年來有多位領港人員上下船時身受輕重不等的傷害。如果改成官辦時，領港成了公務員，他就可以推諉。還有大船靠泊碼頭，臺灣各港限於水域、天候，如改成官辦，必須增加拖輪等較多的設備，然而在績效上則未必能若原來的好。

回程乘渡輪，那天遊人特別多，但上船時秩序良好，一條寬寬的船，人人有座，不許站票，座滿開船，警察把手一擺等下班。沒有人硬擠蠻吵，船上並無危險物品，但禁止吸煙，違者重罰，社會大眾也很守法，故艙中沒有烏煙瘴氣。走道旁的座位下尚有救生衣，不因地在赤道無風帶，而

忽略救生。

下得碼頭，到處都很清潔，沒有隨地吐檳榔汁的惡劣行爲。查吃檳榔史載在南宋時已有之，北宋人南來，看到閩廣人隨地吐出這血紅的東西，大吃一驚。可是如今移居海外，吃雖然沒有改，可是亂吐的就沒有，真重罰嘛！

新加坡有幾座寺廟歷史很悠久，是兩三百年前先民創立的，殿宇高大，庭院廣闊；很有氣魄，也很純樸，灰黑色的屋瓦，不似臺灣寺廟的金碧輝煌，只是有些殘破，聽說最近爲了保存古跡，要大舉修護了。

在郊區巡禮一週時，忽然看見山坡下公路上停着輛十輪軍車，阿兵哥散在車旁，乍看之下與臺灣充員戰士毫無分別，不但制服一樣，精神也無二致，這就是新加坡國的陸軍。瞧着他們不由得有些親切感，聽說全是在臺灣訓練好回去的。

郊區還有一處風景真值得一提，那就是麥里芝蓄水庫，一泓碧水，三面環繞着丘陵，城市中而有山林的幽靜，高大茂盛的熱帶樹佈滿全園，是澄清湖所沒有的。遙望水庫對面小山後，有三幢市民大廈併排矗立着，風景如畫。此間夏季並不太熱，每天午後多有陣雨，湖畔更見清涼，真是個好住家處。

× × × ×

新加坡的交通秩序著名的良好，沒來前就聽說了，所以到後特別的留意。先說路上的機車吧，果真沒有一位騎士不頭戴安全盔的，在冬天此地依然炎熱如夏，機車停在十字路口，臉上熱的直冒汗，但也不敢把這勞什子丟在車後，想也是習慣了。自然此地機車數量遠較臺灣爲少，似乎好管一點也爲原因，但人家執法的澈底，與大眾的守法精神，我們應自愧不如的。

新加坡舊市區街道不寬，計程車多，私家車也多，尚有雙層大型公車

行駛，按情應當像我們時常堵車才對，實則不然，在尖峯時間，也不過車行較慢一點而已。這當然是大家守法禮讓，不爭先恐後使然。沒有臺北街上見縫就鑽，「別人都是這樣嘛」的車！有天中午導遊帶我們這批臺灣觀光客乘遊覽車去吃著名的海南鷄飯，酒足飯飽大家吃的很開心，就有幾位老兄下樓遲了一步，遊覽車不等揚長而去，大家愕然，導遊說不急，繞一圈就會回來的。原來街道兩旁不但不能隨便停車，就是停車上客，時間上也有限制，違則重罰。要是在臺北，駕駛不與警察吵的三條街都聽得見才怪！

臨行前的那天上午我與同行曹兄叫了輛計程車到新加坡郊區巡禮一周，各處看一看。車上配有無線電對講機與公司聯絡，講的自是廣東話，但司機與我們則以相當流利的華語交談，我們問：「奇怪！公路上走了這麼久，怎沒見一輛冒黑煙的車呢？」他很平和的說：「冒黑煙被警察查到了，馬上卸牌照、罰錢，車立即進廠整修，等檢驗確實沒問題了，再發回牌照做生意，時間損失的不得了。」

反觀我們，滿街可見烏賊車，查到了罰點錢，限期改善，公車業者還不滿，要求緩辦。弄得到處烏煙瘴氣，都市空氣污染嚴重，社會大眾徒呼奈何！

新加坡交通秩序所以如此之良好，經隨時的觀察，復與當地人交談，其結論當然是全民努力的成果。那裏似沒有不識大體爲反對而反對的少數民意代表，講甚麼勸導取代處罰，不負責，打高空的話！而那裏的公務員雖跟我們似也是一樣的，都要依法辦事的，但就沒聽說有什麼困擾啊！壓力啊！還有什麼公僕難爲啊的怪話！看那開遊覽車和計程車的司機朋友，開車時平和安祥的心態，與敬業的精神，不禁令人連想到當地的社風，似是真正的在邁向和諧與進步。

還有新加坡開營業車的工人仍習慣稱司機，似也沒覺得有何不體面，

一定要稱什麼駕駛員，與開飛機的並駕齊驅才好聽。其實司書、司法還有司令，而稱司機又有什麼不好呢？目前在臺灣開車的雖雅稱駕駛員，社會地位好像提高了不少，可是職業道德並未隨之普遍提高，尚有不在少數為社會頭痛的惡「駕駛」員有待取締！

車在街上四處轉的時候，信目看到路旁的街名牌，中英文外末尾尚有郵遞區號，很醒目，也很令人容易記住。臺北則是寫在門牌上，雖然很普遍，但似不如標在街名牌上較為合適。

在新加坡各處逛了幾天，不過是浮光掠影，但令人直覺的感出當地政府，凡事似盡力的在未雨綢繆，而老百姓雖民族複雜，但大家都在朝向理性的路上走，令人印象深刻。

一、本刊的編輯羣，因交大前主任秘書王之珩先生退休，新聘請現任主秘沈文權教授擔任。謝謝王之珩先生多年鼎助，更盼望今後沈主秘多惠賜校方訊息，與同學會密切聯繫。本期潘文淵學長的演詞就是沈主秘與劉秘書龍勳紀錄整理。

二、友聲以海郵寄發國外，歷時須兩個月始能收到，有勞學長們等待非常抱歉。

三、「臺灣初旅」作者陳廣沅學長邇來喜上眉梢，樂獲佳伴，歐陽藻學長「賀詩」，讀來如目睹新居勝況，願羨鴛鴦不羨仙，本刊敬謹獻上祝福。

四、本刊預約吳伯楨學長大作「八仙過海遊南非」將在下期刊登。

### 編輯室

# 臺 灣 初 旅 (四)

陳 廣 沅

## 箇人訪問親友瑣記

以上記團體行動用日記體裁，行文交代清楚。十月廿六日筆者離開大隊住高雄表親劉家三日，一以敘舊一以休息。回臺北後，先住中學同學焦承允先生家六日；內姪女朱志濂家二日；親戚陳立夫先生家二日；十一月七日移住焦先生家，八日飛赴洛杉磯回家。故此段所記以所住居停為經，藉敘見聞。

### (1) 住高雄劉家

劉恒濤、恒希兩弟兄為我表姐顧氏之子，前已略述。廿六日住劉恒濤家，在苓雅區福德三路地下；間數甚多，每間面積甚寬大，余所住臥房玻璃地毯，窗外花木扶疏，旁有浴室，想係主人臥室讓與年高之長輩休息，甚安靜。當晚自辦家鄉菜極合口味。其弟恒希住南投市中正路，今晚未回陪我談家常。他們二位自兵工署退休後各自營商業。恒濤開一小機器廠，余去參觀，有車床、鑽床、鉋床、銑床等，年青工人做工，有工頭及帳房各一人，廠面雖小，但常代兵工廠、紡織廠等做配件，生意甚好。他的公司叫宏源企業有限公司。恒希在南投市開一玩具廠叫智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製玩具甚具匠心，即製成小小方圓型小積木，可以堆集車、船、房屋及牲畜等頗有趣；現在正忙出口向美國推銷，余臨行，他送我一盒，我到美轉送友人家小孩，看他們玩得甚高興，希望能大量出口。夜來睡覺與